

羊 群

玛丽 ● 奥斯汀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羊 群

玛丽·奥斯汀 著

张 莹 译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总 序

二十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后二十年来，美国文坛上兴起了一种新的文学流派——生态文学，它以描写自然为主题，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内容，展现出一道亮丽的自然与心灵的风景，有美国文学史上的“新文艺复兴”之称。它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的主要流派，堪称美国文学中最令人激动的领域。

现代社会对自然造成的人为破坏，已经成为举世关注的问题，人类所面临的是核战争的威胁、慢性辐射的毒害、化学或生物战争、世界人口的可怕增长、全球变暖、臭氧层的破坏、酸雨加剧、热带雨林的过度砍伐、表层土壤和地表水的急剧丧失、过度捕捞和海洋污染、垃圾泛滥、植物和动物不断增快的灭绝速度……

在此背景下，“生态”已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核心话题。在现代文明世界里，与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相伴的则是信仰缺失、欲望泛滥、自我原子化、生存意义平面化等人类精神方面的危机。自然生态的危机和人的精神生态的危机密不可分，人怎么对待自然，就怎么对待社会 and 他人。仅仅通过生态科学发展提高环保技术、完善环保政策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关键是要通过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的变革来培育一种新的生活世界观和生态文化。因此，对自然的歌颂与描写、对保持我们脚下一片净土的向往与追求，已经跨越了国界，具有一种普遍意义。

首先，生态文学注重的是生态系统的整体观，自然不再仅仅是人类展示自身的舞台背景，而是直接成为写作的主要对象。以这种生态整体观作为指导去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势必决定了人类所有与自然有关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判断标准不再是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以人类利益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它关注的是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稳定和持续性的自然存在。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有将自然生态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到生态破坏与危机对人类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只有确保了整个自然的再生性存在，才能确保人类健康安全

的持续生存。

其次，在考察自然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对人的影响，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人对自然的赞美，人与自然重建和谐关系等方面时，生态文学重视的是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热切地呼吁保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热情地赞美为生态整体利益而遏制人类不断膨胀的自我欲望，尤其是要反思和批判人对自然的征服、控制、改造、掠夺和摧残等等工具化对待自然的态度。生态文学探寻的是导致生态灾难的社会原因，文化是如何决定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与方式，社会文化因素的合力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这就要求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向生物中心主义过渡，承认万物有其不依赖于人的标准的“内在价值”。人类与其它生命一样，只是地球生命团体中的成员。所有物种都是互相依赖的系统的一部分。所有生物都以自己的方式追寻自身生命的完善。人类并非天生就高于其它生命。

在全球性生态危机之中，探索自然与人的关系，唤醒人的生态意识，已成为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功能。生态文学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定义，作家必须以全新的位置意识和生存方式呈现人与世界，与此同时，文学所要呈现的对象，则从人

类社会延伸向整个世界与宇宙，文学关注的将不仅仅是人类的利益，而是整个生态圈的利益，并从是否对这个生态整体的利益有所贡献来确立文学品质的标准。文学在升华为守护家园的事业以后，文学家的使命也必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不应再像主体性文学时代的文学家那样简单地讴歌人的力量、描述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表现人对世界的征服，而应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反映和推动人们守护家园的事业。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生态文学的源头是英国博物学家和作家吉尔伯特·怀特的《塞尔朋自然史》。美国作家亨利·梭罗、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玛丽·奥斯汀、阿尔多·利奥波德、雷切尔·卡森等继承了这一传统，使之延伸到了美国。生态文学之引人注目，不单是因为万物关联的深刻思想，对当下人类困境的触及与揭示，更在于它形式上的新颖和独特，它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其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以第一人称为主，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者由钢筋水泥的文明世界走进荒野冰川的自然环境时那种身心双重的朝圣与历险，是将个人体验与对自然的观察融合无间的结果。

生态文学也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它从开始时偏重科学考察

的纯粹自然史，逐渐过渡到将文学的诗意与科学的精确结合起来；由早期的以探索自然与个人的思想行为关系为主的自然散记，发展到当代主张人类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态文学。

生态文学促使人们去理解文化对自然的影响，把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视为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深层内涵和动因，并从自然生态寻求走出生存困境的深刻智慧。因此，阅读生态文学作品，我们不应将它们看做游山玩水的休闲读物，而应看做人类为摆脱生存困境、寻求精神健康的朝圣记录。

本丛书选译的三位作家均为美国生态文学名家，他们的著作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经典，收录的他们的作品多为国内首译，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意义。

主编 马永波

二〇一二年三月

羊群到来——里维拉·蒙卡达^①如何把第一批羊带到阿尔塔加利福尼亚^②，这是一个无论如何都不能遗漏的序幕。

① 里维拉·蒙卡达（约一七二五至一七八一），早年在阿尔塔加利福尼亚服役，后参加早期的陆上探险并成为该地区的行政长官。——译者注

② 阿尔塔加利福尼亚：巴亚加利福尼亚半岛以北、太平洋沿岸的西班牙领地。这个地区的早期的地图常把加利福尼亚画成一个岛。十八世纪此错误被改正之后，这个半岛开始被称为巴亚加利福尼亚，而其余的内陆部分则被称作阿尔塔加利福尼亚。——译者注

目 录

羊群到来	001
太阳运行至白羊座	010
剪羊毛	019
被雇佣的牧羊人	031
牧羊长路	043
开放的牧场	054
羊群	065
中间“人”:牧羊犬	082
牧羊人之间的战争	096
伺机等待的埋伏者	110
绵羊和保护林区	119
特洪牧场	134
箭影	162

羊群到来

里维拉·蒙卡达从维里卡塔带来了第一批羊时，也同时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情。那一年，一无所有的丹尼尔·布恩^①在那个黑暗血腥的蛮荒之地听到了河水迎接他这个开拓者的欢声歌唱；那一年，英国士兵在波士顿的大街小巷射杀百姓，还恬不知耻地称自己为美国人，甚至认为自己就是美国人；那一年，胡尼佩·塞拉在蒙特利港潺潺的小溪旁高举十字架；——东海岸的枪声不绝于耳，而西海岸却是圣坛的钟声连绵不断，羊群的叫声喋喋不休。

^① 丹尼尔·布恩（约一七三四至一八二〇），美国开拓者，民间传奇英雄和肯塔基州殖民运动的中心人物，从宾夕法尼亚开辟到肯塔基的道路，并率先发现肯塔基州林地，在肯塔基定居，并成功防御印第安人的进攻。——译者注

除了奥尼亚特曾目睹了这里紫色的山峰像云朵一样飘浮在西方，除了卡布里略曾在这平静的河岸徘徊，这片神圣的、沉睡着的土地几乎未受到任何侵蚀。是上帝唤醒了西班牙圣主，试图借助圣方济会修道士的手夺取上加利福尼亚，并将他们的教义传播到这块地方，这就如同以斯拉^①创建了耶路撒冷并将其推向了顶峰的重现。“探险者们用银质船舰来增强自身实力”——当然也包括钟声、祭服以及下加利福尼亚^②宣教团带来的庄稼种子和猛兽。整个探险活动都在里维拉·蒙卡达的统领下进行着。随行的牧师在日记中写道：“尽管他们不择手段，但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帝和国王。”

四支探险队从旧墨西哥出发了，两支走陆路，两支走水路。由于圣·何塞先生把圣何塞-德尔卡布从一场虫灾中解救出来，

① 以斯拉：犹太教祭司和法学家，在公元前五或四世纪犹太教改革中起了核心作用，继承了尼西米的事业，禁止异族通婚，促使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归以及重建耶路撒冷古神殿。——译者注

② 下加利福尼亚：墨西哥西北部多山半岛，从与加利福尼亚交界处向南伸展，把加利福尼亚湾与太平洋隔开，由墨西哥两个州组成，即首府为墨西卡利的下加利福尼亚和首府为拉巴斯的南下加利福尼亚。西班牙人于十六世纪三十年代首次探险，亦称 Lower California。——译者注

从而深得民心，被推选为这次探险活动的头领。胡尼佩神父为了鼓舞大家的斗志，高唱着祈求弥撒。最终，四支探险队在圣迭戈港会合了。一路上，探险队员们吃了很多苦，走水路的船员患上了坏血病，陆路探险者也经常忍受饥渴的煎熬，有不少人因此逃离了队伍。——时值七月，距这个混乱的海港一英里处，仙人掌盛开，刺穿炎热，如火焰般冒出点点火舌。

看起来圣·何塞先生似乎已经为接下来的探险做足了准备，因此，胡尼佩神父没等到圣迭戈·德·阿尔卡拉传教所正式建立就派克雷斯皮和波托拉向北继续前进了。虽然物资匮乏，条件异常艰苦，但是他们的眼睛却被蒙蔽了，他们的头脑中充斥着对蒙特利港的急切渴望——然而最终他们无功而返。圣迭戈传教所的发展也不尽如人意，因此，人们开始怀疑是否要继续这样徒劳的冒险了。胡尼佩神父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决定以上帝的旨意开创九日敬礼^①。整整九天的时间里，虔诚的信徒们烧香、点燃蜡烛为圣约瑟赞美祈祷。在一七七〇年三月十九日，也就是在祈祷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从远处的蓝色海平线上漂来了一叶

① 九日敬礼：罗马天主教连续九天的为得到特别恩宠的祈祷仪式。——译者注

扁舟，带来了救援物资。探险队得以重整旗鼓，第二次出发，终于成功地抵达了蒙特利。与此同时，里维拉·蒙卡达率领着二十名士兵已经动身去南部了，他们打算把羊群从维里卡塔带过来。

台地上面，罂粟红得好像手杖木丛林中缓缓移动的火焰，空气中弥漫着紫罗兰的馨香，山顶边缘那浅黄的围栏就像常在海岸上玩耍的金发孩童。蒙卡达先生五月离开了维里卡塔，这片美丽的土地记录了他离开时所看到的一切：高高点燃着的散发着芬芳的圣主蜡烛；大片繁茂的手杖木丛林；能够采集到制作蜡烛的蜂蜡的漆树；红彤彤的浆果；满是杂草和常青树的陡峭的大峡谷；倒映在水中的如梦如幻的青山……然而，接下来的旅程却是异常的困难：水源匮乏，羊群缺吃少喝，在翻越又一座山峰之前，队员们都迫切希望能够找到充足的水源和草料，但是杂草和仙人掌丛生的干旱荒山带给他们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队员们相信这些总会过去的，队伍继续顽强地向北方行走。不久，队员们就逐渐嗅到了大海的清新，聆听到了夜空中鸟儿的鸣叫，感受到了野生杨梅的甘甜。在距离圣迭戈仍然有两天路程的时候，队伍遇见了波托拉的使者，他们要去南方传达蒙特利建立的消息。——时值一七七〇年六月，抵达了圣迭戈的人们心情舒畅，

因为他们终于把羊群成功地带到了这里。

在牧师的细心照料下，在教会周围牧养的羊群数量已增长到三十二万只了。羊毛可以用来织毛毯，但是这种羊毛质劣且薄，所以织出来的毛毯质地粗糙，很难将其出口至西班牙，这就造成了在一八三三年之后，加利福尼亚的羊群数量直线下降。为了满足人们对羊肉的需求，只好从墨西哥引进了一批野马羊。这些野马羊又瘦又小，大部分都是黑色的，野性难驯，必须骑着马成群牧养，而且每只只能剪下来二点五磅的羊毛，于是又从中国进口了一批公羊，但也没能改良品种。在充斥着渴望的五十年代，西进运动促使人们进行与羊有关的贸易。那些在新英格兰的山地牧场上饲养越冬羊群的人们，在西海岸茂密的草地上看到了希望。一八五三年，威廉·W. 霍利斯特经由移民者开辟的道路带来了三百只母羊，虽然这为其日后的财富和地位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一路走得异常艰辛：需要趟过湍急的河流，需要穿越众多的山口，需要在夜晚点燃篝火以防野兽的入侵，需要找到相隔甚远的水源，需要夜以继日无休止的劳碌……然而，霍利斯特是一个有着顽强意志的人，尽管前路漫漫，尽管一头羊一天的行程只有三英里，但他坚信在前方一定会有肥沃的牧场等着他。功夫不负有

心人，最终他成功了。第二年，年长一些的所罗门·厄特从巴拿马运河上又运来了一批羊，品种的改良也开始进行。这时，羊的买卖终于兴旺发达了，有人甚至愿意出价十二美元来购买一头膘肥身健的绵羊。

加利福尼亚牧羊的最好的一段时光是在法国人出现在台地之前。那时，牧场主们对牧场拥有绝对的权力，并受到邻里的尊敬。但后来，土地突然之间被那些皮肤黝黑的小个子家伙侵占了，他们在草料充足的牧场牧养自己带来的品种，迅速赚到钱之后就回到法国去挥霍。傍晚，孤独的农场主心悸地看着入侵者带来的绵羊掀起的尘土；清晨，他们又愤怒地看着在庄稼地里生长着的本应属于他们的粮食。这类的事情简直罄竹难书，焚烧森林冒出的滚滚浓烟仿佛也在向上帝控诉着这一切。而那些无法在八十年代初期制定的关税修订案上获得其它好处的人昧着良心把这样一个修订案说成是为了保护大面积的野生植被和森林。

这个修订案还在某个地方言之凿凿地指出羊毛价格的降低把那些可能从中获取大量利益的外来入侵者赶出了羊毛工业。而现在，除了那些有远见的、考虑周到的牧羊人以外，没有人能在此

修订案上受益。人们也知道节约和有效利用饲料的重要性，尽管他们还没有无私到为了其他人来这样做。可是到了牧羊恢复其商业地位的时候，新一轮的争斗和逃税就又开始了。起因是大片的肥沃森林地带已经被划为保护区，那里不再是公共牧场了，人们被禁止在那里牧羊。尽管牧场主知道有植被覆盖流域的价值，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反对这一法案的理由是，在羊群和牛群的饲养之间仍然有偏见存在，牧牛人的日子要远比他们好过得多。同时，一些科茨沃尔德人把温顺的美利奴羊驯养得一团糟，所以也是因为那些不负责任的轻率的牧羊人才会使这一行业面临冷遇。

我所能做的就是毫无偏见地记录，但有时也难免会带有同情心。一七七〇年那个春天，从维里卡塔启程的那次旅程点燃了整件事情。我把我所了解的一切记录下来，并把它留给费尔南多·里维拉·蒙卡达先生的后人。

我铭记那些为本书的写作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们，是他们促使作者用笔把一个个精彩的故事记录下来，但他们似乎又与本书一点关系都没有。吉米·罗斯梅尔、何塞·杰西·洛佩斯还有利特尔·皮特就是这样的一些人物（但是不要把上面的利特尔·皮特

和喜爱羚羊皮的小皮特弄混淆了)。——这是一本关于诺列加的书，是关于桑格、门科斯马恩和纳西斯·杜普林的书，当然，还有其它许多人也都有意或者无意地参与了本书的构成。他们这样做只是出于对读者的尊重，并把自己当做是欣赏书中故事的读者当中的一员，并不是希望为本人带来多大的声誉和面子。

在特洪牧场边境的两年劳作中，在如纺锤般穿行于因约县^①的牧羊长路上十五年的劳作中，在想要了解那里的天空、树木以及自然规律的强烈欲望和使命感的驱使之下，在有幸享受到松林中的铃儿叮咚和草地中羊群咩咩的内华达山的假日中，在牧羊人剪羊毛的欢声笑语中，在流浪的牧羊人回到圣华金镇以后那满街弥漫的淡淡酒香中，我越来越深刻地理解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也逐渐明白了更多更多。我之所以没有把纳西斯·杜普林的全部故事以及发生在那些为乔·埃斯帕里尔工作的印度人身上的事情都讲述出来，是因为它们只是任何人身上、任何行业中都会发生的事情而已。

^① 因约县，加利福尼亚中东部的一个县，位于内华达山脉以东，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东南部，县治独立城。——译者注